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记号

张
建
春

(外一篇)

山真大,走进难走出,而生在深山中,要走出去,那可是一辈子用的时间。

余蓉算是走出大山了的,可走了一圈子却又走回了,走回了山的深处。

余蓉是被一树树野果子牵扯回的。准确来说是让一树树的野树莓拽回的。

谷雨后,山中的野树莓就熟了,红彤彤的挂在带刺的枝条上。野树莓酸甜可口,拈一粒在嘴,满口生津,足足的是山味道。

山中人嘛,对山的事敏感,余蓉在回家探望时,一眼就被山上欲滴的野树莓击中了。野树莓生长在石缝里,为抢阳光,枝条拼命地从灌木丛中向外探,这一探将红红的果子“暴露”得清清楚楚。干嘛不“暴露”?“暴露”是为了吸引目光,好果子要被采摘,要在品尝中将种子带远了。野树莓聪明,人和野物们都喜欢它的果实,所以野树莓兴旺,到处能见到它们的身影。

山中的野树莓让余蓉发呆,那么红艳的野树莓怎就没人采?连小动物也放弃了?

五十多岁的余蓉,早过了见果就采就兴奋的年龄,但还是采了一把野树莓捧在手心,自己拎上一颗入嘴,再劝着同行的人尝尝。

“嗯,好吃。”“哇,真正的水果味。”“妙,太太好了!”都是称赞声,可让大家伸手摘,却又望而生畏,山道不好走,树莓上的刺扎手指。

余蓉是在山中长大的,对山上的一草一木一石都熟悉,尤其是山果,可是余蓉小时的恩人,许多时候肚子是山果填饱的。

余蓉五六岁时,春天里,爸忙着在山石间开一块块钵口大的地,妈顾不得余蓉,一头扎山里采野茶,找菇子,余蓉就被丢在半山岙里。余蓉长大后,常后怕,爸、妈也是,就不怕我被狼背了去?问过爸、妈,爸、妈就笑,山里人都这样。

不过,妈给余蓉留下了记号。记号是妈专为余蓉留下的,余蓉刻骨铭心于这记号。

记号都留在结了果子的野树莓的边上。妈的眼睛“尖”得很,瞄一眼,山情就收在眼睛中了。熟了的野树莓自然跑不了。妈忙着手头事,野树莓是没手去摘的,就随手留下个记号,一块石头,一个枝头的结,一个开在别的枝头上的花……五花八门,但余蓉一眼就能看出是妈留下的。

循着妈留下的记号,就有酸酸甜甜的口福。余蓉拣熟透了的野树莓吃,一路吃一路玩,春天的美包围了余蓉,余蓉的周身是山花的香味。野树莓熟时,映山红开得最盛,满山遍野的红,尽管余蓉小,也知陶醉之中。

余蓉追踪妈留下的记号,有吃的,还能找到妈,余蓉一点不害怕。有几次,余蓉吃足野树莓,

靠在大棵的映山红下睡着了,还做着花开花落的梦。突然,被一阵阵带着哭音的喊声惊醒,是妈在呼喊。余蓉被妈紧紧抱在怀里,余蓉品尝到了妈泪水的味道,比野莓的酸甜多上了咸和涩。

妈在山上的记号留了好几年,直到余蓉能和妈一起上山,一起采野茶、找菇子。妈一心向着野茶、菇子,余蓉时而为野树莓分心,碰见了就拈上几粒塞嘴里,还不忘给妈塞上几颗。妈不拒绝,一个劲说:好吃,好吃。妈很知足的样子,一眼眼看着余蓉笑。

余蓉走出大山那天,爸提着行李一送再送。妈倚在门旁一言不发,也不送上一句。余蓉频频回头,见妈拉着衣襟擦眼角。

顺着山路,余蓉竟再次发现妈留下的记号,一块石头,一个打结的枝条,一朵别的枝头上的花朵,一段老去的藤条……余蓉大喊一声:妈。群山回应,妈,妈,妈,一点也不变形。

妈留下的记号,余蓉不放过,都是熟透了的野树莓,一粒粒爆炸般的甜。劝回了爸,余蓉理着妈留下的记号走,眼和嘴都不闲着,山路显得短多了。余蓉在流泪,余蓉不认为自己在哭,余蓉狠狠地望着妈留下的记号,泪就和山风山雨挟裹在了一起。

没过多少年,爸、妈在山里给余蓉共同留下了记号。爸、妈先后离开了人世,一抔黄土卧在山林间。爸、妈的坟边不长野树莓,余蓉一遍遍瞅过,瞅得眼睛疼。

五十多岁的余蓉决定回归山中,不为别的,就为谷雨后一树树的野树莓。

余蓉学着妈,在成熟的野树莓边做记号。山中人少,野树莓澎湃地长,果子也结得纷纷扬扬,没人采呢。

起先余蓉的记号也是五花八门,但后来变了,余蓉制作了许多印有“我在这等你”的红布条,见了野树莓就挂上一条。随山风飘扬的红布条闪闪躲躲,倒成了山景。

余蓉开了网上直播,以野树莓为背景,要把成熟的野树莓推出山。又何止是野树莓呢?余蓉的直播很火,如记号红布条样的火红。

余蓉要给大山做个记号,像当年妈给自己留记号一样。有了记号,再大的山进出也就自如了。

搬山

路好走了,路畅了,从都市到大山里,竟只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。

孙子余不知疲倦地从都市往返于大山间,一周一趟,风雨无阻。

动车真好,把远远的距离拉近了,近得就在鼻尖下。过去可不是这样,从大山去都市,跌跌爬爬得两天时间,又是步行,又是挤人贴人的车,中途还得在路途歇上一夜。一路走一路受活罪,但还是

巴不得从山里走出去。

孙子余就是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,从大山走出去的。那时的山显得特别的深,山路也蜿蜒得像条蛇,时不时地盘起来,露出尖利的毒牙、火红的信子。还别说,蜿蜒的山路上不知抛下过多少山人骨殖。山里的人过日子难,就盼着长了翅膀向山外飞。

孙子余飞出去了,可飞得难、飞得累,一身疲惫地带着伤,不过这伤是在心中,是拼搏过程中的伤。都市确实好,孙子余却没办法把心捎走。

孙子余的父母都留在了山里,孙子余无时无刻不牵挂父母,父母一辈子太苦,苦得孙子余不敢去想。除此之外,还有别的。可这是什么呢?

有那么一天,孙子余把父母双双接到了都市里。这天,路仍是很难走。难走的原因还有父母对山的留恋,父母是一步三回头,碰到棵茶树、遇到棵映山红,都要停下来前三百遍后三百遍的说话。

孙子余没好气地问父母:穷山的日子还没过够?父亲没好气地回答:日子穷,山不穷。母亲捅捅父亲又捣捣子余:山好呢,好呢。搞得孙子余没话搭理,谁敢说山不好。

出了山进了都市的父母并不快乐,他们闲不住,把孙子余的花园当山地种了,不惜山路遥远,捣鼓来茶树和映山红,将原来的花园翻了个遍。

映山红不错,开得红红艳艳,茶却不行,孙子余的父母又是揉又是炒,却出不了山中的茶味。孙子余的父母长长叹气:没大山的岚气云雾呢。

还没有住多长时间,孙子余的父母三天两头吵着要回山里去。好在路比过去好走了,孙子余买好车票送父母上车,约定好回的时间,再三叮嘱要按时回来。

回了深山的父母,如脱手的鹰隼,没有一次按时回的。三番五次地催,父母当是没有听到,急得孙子余不得不赶回去,父母毕竟七十挂零的人了。

不过,孙子余进山一见到父母,心就安定下来了,父母身体好,精神状态比在城里好。父母相互帮衬,却是闲不住的,他们总是找人打理承包的山地。承包的山地在半山腰,云雾缭绕,云雾下是一棵棵茶树,还有映山红夹在石缝里招摇。茶树是父母的心头肉,父母服伺了它们许多年,而山石间的映山红是看着孙子余父母流汗下力气的,映山红一开,茶就要开采了。父母看茶树重,对映山红也是另眼相看的,护着、爱着,和茶树一般重。

孙子余到家父母还是高兴的,父亲拉着孙子余去半山腰看茶树,悄悄对孙子余说:一千三百二十六棵茶树,棵棵顶事。母亲

大声对孙子余说:还有映山红,还有兰草花,茶在花中呢。孙子余随父母走走看看,心中有许多感慨,但嘴里还是说:就老一套,都说了几十遍了。事实上,孙子余回来,乐于每次让父母牵着上山。

山不就这样?还能出啥么蛾子。父母对孙子余的说法不认可。

渐渐地发生了变化,孙子余三天两头心痒痒,想回山里。不用父母提,孙子余领着父母隔段时间就回山,回了还不想走,整天就在山里打转。

山中的茶园在山岙里翠绿,茶品也很好,瓜片、毛峰、翠眉……都是名茶,可惜的是山深了,走进山的人少,委屈了这满山满园的茶。茶要品,茶景美,也是可观赏的。

在映山遍岭开时,孙子余携父母又回山了。孙子余还带了个团队,说是在山中开直播,卖茶叶,卖山景。

孙子余对父母说,要把山搬城里去。父母摇头,说,搬不走,山一搬还不死了!父母的话引人笑,不过笑后又笑不出了。实际上孙子余的直播已开始了,只是父母不知。

父亲指着遍野的茶树说:云雾给它们洗澡,看这茶绿的。母亲一手拈映山红,一手摸茶的嫩尖,说:怎能不香,茶和花在一起,分分秒秒不分。

父母像是自言自语,把直播的几个小年轻惊住了:老人家是诗人呢。

孙子余把镜头都给了父母,父母叨叨絮絮,可都说在点子上。父母讲山,说茶,穿插着说映山红,映山红好呀,当年红军就在映山红边把红旗举高了,举得比山还高……

直播大获成功,一地的茶叶子卖出去了七八成,还引来了一批游客要进山。

孙子余搂住父母的肩,兴奋地对父母说:大、妈,我们把山搬出去了。

父母相视一笑,他们相信孙子余的话。孙子余的眼睛有些湿,他想到了迁徙这两个字,迁徙是相互的,是互动的,水转,山也转。

